邮箱：
3213456266@qq.com

□主编：郝　良
□编辑：王万礼
□美编：罗烽烈

茶香醉云雾

□文猛

位于重庆万州长岭镇的云雾山最早不叫云雾山，叫养马池，和对面的大山将军碥遥遥相对，是一个在神话传说中口口相传的地名。云雾山改成今天的名字，是最近二十年的事情，因为绿水青山，因为好山好茶，养马池养马不养茶，云雾山养茶。

云雾山还叫养马池的年代，这座并不显山露水的山却是一座富得流油的山。山上早已见不到将军心爱的宝马，却把煤炭、石灰、水泥等藏在山中或者显摆在山坡，山中有国营的江南煤矿、红旗煤厂、万县市水泥厂和几十家老百姓自己搭建的石灰窑厂。那些黑白分明的煤炭、水泥、石灰像宝马一样不断从山中“灰”出来，不是这些黑白分明的“灰”有了马蹄的奔腾力量，而是人让这些黑的、白的“灰”长了马蹄。养马池大山里不是尘土飞扬，是灰土飞扬，让养马池成为一座“光灰”的山，养马池成了养灰池。山林、村庄、屋顶、树木、庄稼都蒙上一层灰，有雪天的感觉，但那并不是雪。

有了矿，就有厂，就有人，那是养马池最有人气的年代。山脚下古老的青石老街过去是茶马古道上著名的驿站，一杯茶，一碗酒，成为当年在路上的背二哥最美的向往，青石老街上开得最多的还是这些饭馆、酒馆、茶馆。不过多了洗脚屋、歌舞厅、麻将馆，这就是为那些进入大山里拉矿的货车司机准备的。合并到今天的长岭镇之前的青石乡在大家眼中就是矿石乡。青石老街被称为“青石小香港”。尽管酒桌上、饭桌上、茶桌上总有抹不干净的灰，但是丝毫不影响这里各种新奇事物的方兴未艾，大家奔着这里的矿藏来。

1995年，夏吉安刚从万州财贸校毕业，被分配到江南二煤矿，其实就是回家，江南二煤矿在他所在的老土村。他在煤厂做财务工作，那个年代老土村难得培养出一个中专生，回到村里，自然就格外珍惜，唯恐冷落了们。村里让他兼任村里的团支部书记，想给村里的年轻人领出一条正道，村里人心里太明白啦。如今靠着几个煤矿、水泥厂，大家的日子过得还算富裕，但是山总有一天会挖空，这种幸福生活会戛然而止，挖矿把一片一片的山挖成了荒山，大家心里也慌着。煤炭厂把大山挖得千疮百孔，水泥厂、石灰厂把大山挖出了一块又一块伤疤，那也是山里人心上的伤疤。

村里没有更多的资源给夏吉安他们这些年轻人，唯一看上去有点奔头的就是村里那荒废了的几百亩茶山。山高雾多，茶山很有名，当大家觉得在土里刨食没多少奔头，把目光投向村周围的煤矿、石灰矿，茶山就被冷落啦！

夏吉安带着村里的年轻人把茶山上的枯枝败叶、野草清理干净，请来村里的老茶人作指导，割掉那些老茶树枝叶，让新茶树重新长出，成就茶树的凤凰涅槃。

老土村五百多亩茶山在夏吉安和村里年轻人手中重新活过来，如一行行墨绿的诗签，在山林中，在杜鹃花丛中，层层向上，延伸着茶梯的高度，延伸着绿色的诗行，延伸到蓝天白云。

第二年春天，茶山收获了比庄稼更饱满的“庄稼”，让老土人第一次觉得养茶比养庄稼收成更好。

没过几年，随着矿产资源渐渐枯竭，加上国家陆续关闭了煤矿、水泥厂、石灰窑，将军碥、养马池恢复了昔日的宁静，只是山里人心却静不下来，不再卖矿，山里人的路在哪里？

夏吉安的心格外宁静，故乡迟早会走到这一天，他一点不为自己下岗担忧，他的心中茂盛地长着向上的茶山。为了种好茶、炒好茶、品好茶，夏吉安专门到西南农业大学进修茶叶专业，遍访三峡有名的老茶人、炒茶人，一个算账先生居然成为“茶博士”。故乡老土的茶园扩大到1000亩，青石村也找到他，把荒废的600亩茶园交给他，他们相信夏吉安就像相信身后的大山。夏吉安在培植好青石村已有茶园的基础上，利用在老土的经验在青石村新发展茶园400亩，让茶园一下达到2000亩，从银行贷款购买最先进的制茶设备，建起了江南茶厂，让古老的青石不但生长茶叶，也能生产茶叶，还能畅销茶叶。

青石得名于青石溪，青石溪从海拔1098米的养马池发源，自西向东向龙滩流去，溪水清澈甘洌，因为沿途地质都是青色的岩石，青石便得名于此。青石是坚硬的，夏吉安也有青石的坚守，几十年都在茶山上，精心培育着他的茶叶王国，始终没有放弃他的种茶之路。万州区茶叶协会会长、二级品茶师、匠心茶人，算是茶叶行业对他的坚守给出的评语。

事实上，在青石你不能轻易地看到茶山，青石茶园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司空见惯的茶园，一坡坡，一梯梯，层层向上。青石的茶园在树林中，是著名的林下茶园，一目了然不是青石茶园的特色。区上文旅专家来到长岭，大家把养马池改为云雾山，山在云雾里，茶在大山里，茶在山花里。

沿着著名的青石古道翻越养马池，森林中松涛阵阵，松香扑面而来，茶香扑面而来，花香扑面而来，鸟鸣扑面而来。那些茶园就在这些森林中间，这里一片，那里一片，有大树的地方是森林，没有大树的地方是茶园，风是清的，山是青的，茶是青的，仿佛这些茶叶泡在山风里，格外让人宁静。人们不再把手伸向大山，云雾山顶的将军源泉水更加清亮更加丰沛，清清的泉水一路流下来，青石溪浪花飞滚，又恢复了昔日的生机。云雾山中有品牌的山泉水厂就有三家：将军源、云顶山泉、云雾山泉，好水泡好茶，难怪云雾山的游客越来越多。从过去卖山，到现在卖茶、卖水，这是大山的馈赠，这是云雾山的凤凰涅槃。

你对脚下土地有多厚的感情，脚下土地对你就有多厚的回报。

奔着云雾山的清风、清茶，青石古道车水马龙。只不过不再是拉矿的大货车，是载着一路欢声笑语的轿车、旅行车，云雾山成为远远近近的人品茶、听松、纳凉的好去处。

一个人种着一山茶，一山茶改变着一座山。

今年春天，在三里清风民宿住了很长时间，修改一本书稿。“三里清风三里路，步步清风步步怀”，大门上的对联还有点意思。走进院落大门，道旁杨柳依依，四周茶山花田，用屋后青石溪中的水，泡上一壶玉毫秀芽，这就是云雾山出产的好茶。

对一个地方刻骨铭心的怀念，通常有两个标准：一是酒，酒作为世界客观物质的存在，它是一个地方山水风物、风土人情的浓缩和升华；二是茶，一直以为茶作为土地上最精神层面的植物、最有灵气的植物，阳光照过，歌声飘过，青石泉水浇过，融入云雾山的风声、雨声、鸟声、松涛声，让自己和这方山水血脉交融。

一个地方如果端不出自己的美酒，捧不出自己的香茶，这个地方是寂寞的，是暗淡的。

云雾山有茶树，云雾山有好茶，这是云雾山的灵气，这是长岭人的福气，这是三峡人的豪气，有朋自远方来，玉毫秀芽捧上来，三峡人就有这样的大气和豪气。

开始几天泡着民宿里的茶，后来几天自己上山采茶，在炒茶师傅指导下杀青、揉捻，给自己准备好新茶，那味道格外爽口。

走上茶山，为回家准备好自己采出的茶，茶山上欢声笑语，茶歌不断。云雾山变青啦，不再是昔日“光灰”山，变青的更是这里的村民，他们在家门口采茶，在家门口炒茶，在家门口办农家乐，春天在茶山务工的群众有300多人，秋天也有200多人，长年在茶厂务工的有20多人，看着云雾山在变绿变美，看着稳稳当当的日子，怡然自得的笑容显得那么真实，那么舒坦。他们说现在可能赶不上过去在煤厂、水泥厂下苦力挣得多，那个钱只有今天挣，不敢说明天还能挣。如今茶山就在村里，这个钱挣得踏实，长久！

“采茶的姑娘忙又忙哟，采一把茶叶篓里装哟，黑了那个脸哟，酸了那个腰哟，只想添一件花衣裳！”

“清明雨后上茶山，茶叶青青闻杜鹃，阿妹采茶心不在，阿哥今日下云安。”

阅读副刊精品，请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人间烟火气　尽在南门口